

史前時代的女能手

文·圖／屈慧麗

摘要

從考古學史來看，對古代文化的研究偏重男性的經驗和成就，較少提到女性的貢獻。例如過去考古學書籍或論文裡的習慣用語談到人類－工具製作者 (Men-the tool maker)、原始人(Early man)，學者的原意應是泛指「所有的人」。然而英文裡男人的複數詞和人類是一樣的，如果沒有經過特別的說明，會讓讀者以為只有男人才會用大腦製造工具。性別考古學有時被稱為「女性考古」，並不單純指女權主義或運動，而是一種刻意努力來改變考古研究中存在的偏頗。事實上，重建古代社會是包括男人、女人、兒童的，強調性別並非是「加入婦女」，或有意讓女人在過去的歷史地位突出。重要的是辨別出不同性別，可以讓我們重新思索隱藏在性別角色背後的種種文化意涵，也為考古學找到新方法。包括檢討女性和男性考古學家工作的背景，或提出研究課題和介紹考古發現的新方式，透過此等辯證過程以更客觀的掌握過去人類的生活面貌。

關鍵字：男性、女性、性別考古學、女權主義、辯證過程

女性的天地

從考古學史來看，對古代文化的研究偏重男性的經驗和成就，較少提到女性的貢獻。例如過去考古學書籍或論文裡的習慣用語談到人類－工具製作者 (Men-the tool maker)、原始人 (Early man)，學者的原意應是泛指「所有的人」。然而英文裡男人的複數詞和人類是一樣的，如果沒有經過特別的說明，會讓讀者以為只有男人才會用大腦製造工具。例如早年羅伯·布來伍德 (1975) 著作的教科書「史前人類」 (Prehistoric men)，標題讓很多女性主義者看起來頗不是滋味，甚至被視為具有性別歧視。

考古學者在資料呈現與詮釋時是否會有性別意理的偏見？例如在挖掘報告中認為紡輪是女性生前使用的工具，因此以棺中出現紡輪作為確定墓主性別的依據。紡輪的功用是將纖維搓製成繩，或許因為學者受傳統「男耕女織」的影響，認為女性是負責某類型的工作，雖然男性也常以繩索製作魚網等使用紡輪一類的工具，因此一見紡輪即聯想到是女性的生產專業似嫌武斷 (圖 1)。



圖 1. 博物館在呈現與詮釋古物時必須考慮不同的角度

根據立石鐵臣先生 1948 年所繪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對兩性分工的場景，男人之工作包括捕魚、狩獵、砍伐、射魚、打仗，女人之工作包括作陶、採收稗稻、摘粟等。而清朝的「番社采風圖」所繪卻是平埔族婦女揹著孩子犁田，男性送飯 (圖 2)，顯然所謂男耕女織是漢人社會的「刻板印象」。因此重建史前人的生活要謹慎，甚至需要更多挖掘出土資料以及民族誌的類比，詮釋時更是要考慮偏見之糾正及對考古學實踐的批判等。



圖 2. 清番社采風圖所繪婦女犁田，男性送飯。

一般學者詮釋史前時代的生產活動時，會認為製作石器需要很好的體能，所以應是男人的專長（圖 3），而做陶器是靜態的應屬女性的活動。當挖掘一個考古遺址時，若是母系社會則假設是由女人製作陶器。因為製陶技術會由母親傳授給女兒，所以陶器的型式、裝飾方式的相似性應該會較高。相對的，假設男人製作當工具用的石器，若男人來自不同族群，其器物的相異性較高，例如磨製的箭頭型式呈現多樣化。當然這樣的假設演繹不一定都成立，例如達悟族是男人作陶，同樣的，觀察現代社會，有很多男人扮演家庭煮夫的角色，因此探討史前時代不得不考慮角色的多樣性及研究對象的能動性與創造性。



圖 3. 石器的製作一般人認為是由男性負責

女性的順從、體質差異與文化

大男人主義的表現形形色色，例如說男性比女性的勞動價值大，狩獵價值比烹飪高，雖然爸爸可能一整天也打不到山豬，回家還是得吃媽媽煮的蕃薯。此外，有許多男性考古學家不怎麼喜歡女生參與田野挖掘，因為根據對黑猩猩的研究，雄性體力至少是雌性的 6 倍。然而，記得筆者在亞歷桑那鳳凰城市考古，因為天氣非常炎熱，工作時間是從早上 5 點到下午 1 點，很多女同學們喜歡把皮膚曬成古銅色，所以工作時穿著比基尼上衣、短褲。她們鏟土、推獨輪車，巾幗不讓鬚眉。倒是臺灣去的筆者，因為以往挖掘經驗裡都幸運的有僱工協助，很少自己動手，因此戴帽子、長袖、手套、口罩防篩土時灰塵的全副武裝，她們看我只露出眼睛便猛搖頭。日後在英國薩塞克斯郡考古時，隊員有來自義大利、希臘等地，其中很多是女性同胞。她們在田野也會帶學童製作箭頭、石器，收工回到營地，煮食、清理後 10 點多到附近酒館又是一條好漢。

安娜·謝帕德女士在「陶器分析」書中說：「我非常清楚的意識到多數人認為女性不適合進行田野工作，事實上，所謂野地考古生活的『不舒適』與『艱苦』，對我而言，這種觀點純屬笑話...然而，由於此種普遍的觀念，一個女性就必須表現出某種特殊的天賦，才能在考古學界獲得機會。透過實驗室工作進而獲得下田野的機會，似乎是最切實際而可行的。」精通礦物學的安娜從製陶的黏土、摻和料、火候、氧化、燃燒等過程都逐一討論得鉅細靡遺。對考古的熱情表現在她的堅持，更讓人體會她個人的氣質。

近年筆者進行中興大學考古挖掘時，出土 40 餘件狀似火山錐、算珠、扁橢圓形等陶紡輪（圖 4），不禁思索：若多樣類型的紡輪為女性使用的工具，那麼她們是來自不同社群嗎？史前時代有否男人做一般認為應該是女人做的事，可能因為我們先入為主的認定而疏忽了個別的差異？若以現代的文化背景推論史前的角色扮演，同時應考慮史前時代也有第三性存在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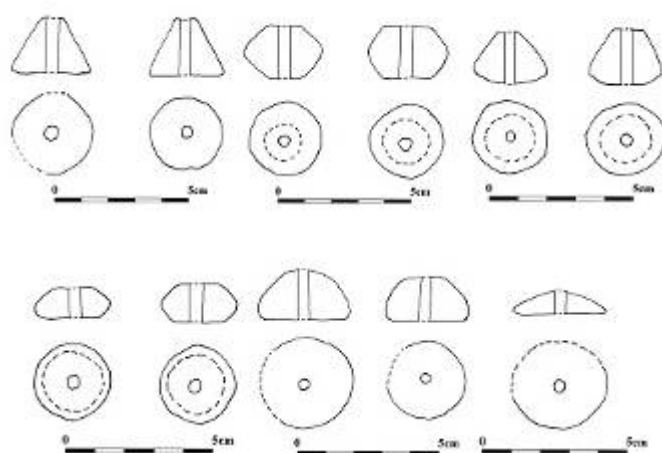


圖 4. 中興大學國農中心出土 6 種類型的陶紡輪(紀科安繪)

性別考古學

性別考古學(gender archaeology)有時被稱為女性考古(feminist archaeology or archaeology of women)，是一種刻意努力來改變考古研究中存在的偏頗而並不單純指女權運動。近年不斷有人爭論埃及的獅身人面是母的，以及對埃及豔后的考證說她應該不只是有容貌，還有智慧。目前要瞭解北京周口店最早的女性生活並不容易（圖 5），因為距今 50 萬年的舊石器時代出土遺物並不多；相對的，殷墟婦好墓的挖掘，由於其陪葬品非常豐富，學者可進一步推測墓主人她的戰功彪炳、地位崇高，扮演的角色甚至可能不只是商王武丁的配偶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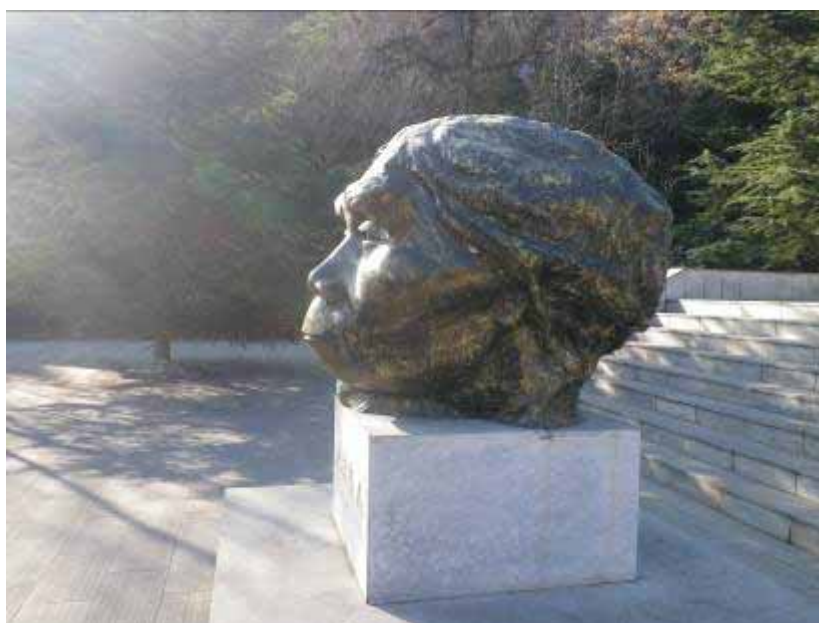


圖 5. 北京最早的女人在周口店遺址

綜觀性別考古學學術發展過程，從早期爭取女性研究者的權益，到由物質文化遺留分辨兩性，均為考古學帶來不同的觀察與詮釋角度。目前大部分史前與歷史考古學家都同意性別考古有三個目的：1. 揭露考古探索時各個階段中存在的性別偏見；2. 從考古材料中尋找女性文化，並分辨她們的性別關係、性別意識形態、在性別作用中的表現；3. 詢問性別差異的問題。事實上，考古學重建古代社會是包括男人、女人、兒童的，強調性別並非是「加入婦女」或有意讓女人在過去的歷史地位突出。重要的是辨別出不同性別，可以讓我們重新思索隱藏在性別角色背後的種種文化意涵，也為考古學找到新方法，包括檢討女性和男性考古學家工作的背景，或提出研究課題和介紹考古發現的新方式，透過此等辯證過程，相信可以更客觀的掌握過去人類的生活面貌。